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四
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百五十五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六十一

集 別集

田表聖咸平集五十卷

鼂氏曰宋朝田錫字表聖其先京兆人唐末徙於

蜀國初與胡旦何士宗齊名中興國三年進士第

歷相臺桐廬淮陽海陵四郡守知制誥終於諫議大夫范仲淹司馬光讀其書皆稱其直諒蘇軾亦以比賈誼云

陳氏曰首卷有奏議十二篇即東坡所序錫之子孫無顯者端平初游侶為成都漕奏言朝廷方用端拱咸平之舊紀元而臣之部内乃有端拱咸平之直臣宜褒表之以示勸願下有司議謚博士徐清叟議謚曰獻翼今漢嘉田氏子孫不知在亡而

文集版之在州者亦燬於兵燼矣東坡蘇氏奏議序曰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

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畧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雖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歴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

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鼂文元公道院别集十五卷　法藏碎金録十卷　耄智餘言三卷　昭德新編三卷　理樞一卷

鼂氏曰五世祖文元公也諱迥字明遠澶州人自父佺從家彭門幼從王禹偁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擢右正言直史館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加承旨眷禮優厚天禧中祈解近職判西京留

司御史臺居六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終少傅年八十四文元謚也國史云公樂易淳固守道甚篤雖貴勢無所摧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以售進保全護固如免髮膚之傷真宗數稱其長者楊億謂其所作書命得代言之體李獻臣亦言服膺墳典耆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説疑文滯義須質正後已文章典贍書法楷正時輩推重自唐以来世掌誥命者唯楊於陵

及見其子鼂氏繼之延譽後進其門人如宋宣獻晏元獻李邯鄲皆世顯人集皆自有序及李遵勗後序自經兵亂六世圖書焚棄無孑遺法藏碎金世傳最廣先得之於趙郡蘇符昭德新編則得之於丹稜李燾道院集要則得之於知閬州王輔耄智餘書則得之於眉山程敦厚理樞則得之於澠池卷中

鼂文元道院集要三卷

鼂氏曰宋朝王古編其序云文元鼂公博觀内書不徒力行復勤於撰述以開導後學其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修百法曰法藏碎金曰隨因紀述曰耄智餘書余嘗徧閲之以為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逮也輒刪去重複總集精粹以便觀覽云古

元祐中侍從

雲龕李氏書後曰鼂公道院集要觀之始則簡暢清遠如聞超世特立之士希微之言反復數十過

乃知深入理窟開導後學直而不迂簡而易行非
有道君子莫能為也

楊文公刀筆十卷

鼂氏曰宋朝楊億字大年建州人祖文逸甞夢一
羽人自稱懷玉山人覺而億生白毛被體其長盈
尺踰月始墮雍熙初以才名聞年纔十一召至闕
下得對面試詩賦授祕書省正字宰臣等賀得神
童淳化中奏二京賦命試禁林賜進士第久之直

集賢院修永熙實録獨成五十六卷眞宗即位累
擢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祥符中母病陽翟謁告
不待報歸省俄自以疾丐解官以太常少卿分司
病愈起知汝州復為學士卒年四十七天性頴悟
自幼迄老不離翰墨為文敏速對客談笑揮毫無
滯博聞强記於歴代典章制度尤所該洽時多取
正樂道人善後進翕然宗之然評品人物黑白太
明姦邪疾惡之故屢被讒毀眞宗愛其材特保持

之僅免焉景祐中王晦叔上其為寇相請皇太子
親政疏草仁宗嘉歎特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刀筆
集有陳詁序凡三百六十三首
陳氏曰楊文公武夷集二十卷别集十二卷按本
傳所著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鰲
等集及内外制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館閣書目
猶有一百四十六卷今所有者惟此而已武夷新
集者億初入翰苑當景德丙午明年條次十年詩

筆而序之別集者祥符五年避讒佯狂歸陽翟時所作也君可思賦居其首亦見本傳餘書疏皆作其弟倚酬答倚亦景德中進士

東齋記事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

古今詩話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為

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大噱然大年咏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恐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

後村劉氏曰歐陽公答蔡君謨詩云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世謂公尤惡楊劉之作而其言如此豈公特惡其碑版奏疏磔裂古文為偶儷者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歟

种明逸集六卷

鼂氏曰宋朝种放字明逸長安人隱終南之豹林谷咸平中遣使召赴闕授左司諫累遷諫議大夫給事中祥符八年終工部侍郎放通經史七歲能屬文不喜釋氏常裂佛書以製帷帳著嗣禹說在朝有所啟奏時無知者楊億譏其循默真宗乃出其議十三篇以示輔臣晚年頗嗜酒盛輿服王嗣宗知京兆嘗條上其不法詔問狀不要無子集乃姪孫說所編范巽為之序卷首載真宗詔書及御

製詩十首
陳氏曰淳化中有李介者序之於九江名江南小集凡二卷館閣書目別有正集十卷云大畧與此同
張穆之觸麟集
尚書郎知蔡州張肅穆之撰濟北鼂无咎序畧曰公之曾孫大方出公遺稿曰觸麟集蓋公為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麟所自名也三復彌月凜

乎直諒多聞之益如藥石如米穀非無用而設者其多至數十章皆切當世之務不可盡舉至其他詩文皆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復武夫粗鄙田里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問見於酬唱者翰林王黄州元之黄州名世士以直諫斥久而召於流輩少許可獨畏公以為不可及則公之為人可知矣

張乖崖集十卷

鼂氏曰宋朝張詠字復之濮州人太平興國中進士累擢至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年七十為文尚氣不可雕飾自號乖崖公錢易所撰墓誌李畋所纂語録附於後

陳氏曰近時郭森卿宰崇陽刻此集舊本十卷今增廣并語録為十二卷

劉中山刀筆二卷　淝川集四卷

鼂氏曰宋朝劉筠字子儀大名人咸平元年進士

三遷右正言直史館以司諫知制誥出知鄧陳兩州召入翰林為學士嘗草丁謂李迪罷相制既而又命草制復留丁謂筠不奉詔遂出知廬州再召為學士月餘以疾知潁州三召入翰林加承旨未幾進戶部龍圖閣學士再知廬州為人不茍合學問閎博文章以理為宗辭尚緻密尤工篇詠能侔揣情狀音調凄麗自景德以來與楊億以文章齊名號為楊劉天下宗之刀筆集有黃鑑序

陳氏曰刀筆皆四六應用之文筠與楊大年同時號楊劉詩號西崑體有冊府應言集十卷榮遇集十二卷表奏六卷洍川集四卷見館閣書目

滑稽集四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吳越錢易希白撰多譎諷之辭淳化癸巳自序

擁旄集五卷　伊川集三卷

陳氏曰樞密使思公吳越錢惟演希聖撰易倧之

子惟演俶之子也惟演文集甚多此特其二集耳
出鎮河陽河南時所作也全集未見

陳文惠公愚丘集

陳氏曰宋朝陳堯佐字希元閬州人端拱初進士
累遷三司副使修永定實錄擢知制誥歷韶廬壽
洛并同雍鄭八州景德四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後以太子太師致仕年八十二卒號知餘子
謚文惠堯佐屬辭尚古不牽世用喜為二韻詩詞

調清警雋永集皆自有序

曾致堯文集十卷

贈諫議大夫曾致堯撰南豐之祖也南豐作集序曰公所為書號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刋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後生小子治術業

於閭巷又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更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未久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

而出而所言亦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公所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盡載者

晁繹先生集十卷

顏太初淳之撰東坡序畧曰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

其兆矣以魯人皀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十餘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校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没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以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

者世莫之貴也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録而藏之

司馬溫公序畧曰太初常以為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光先王之道猶翳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為詩歌泊文以宣暢之景祐

初青州牧有荒淫放蕩為事慕嵇康阮籍之為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寖以成風太初惡其為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已異者誣以罪搒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寃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時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

重之故所棄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為題名記今集而序之

李仲方集二十卷

鼂氏曰宋朝李維字仲方雍熙二年進士景德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為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一維以文學進至老手不釋卷能詩嗜酒嘗謂人曰人生詩酒足則尚何營哉

民士編一十九卷

鼂氏曰宋朝陳充撰充成都人雍熙中擢甲科仕至刑部郎中知祥符六年貢舉卒年七十詞學典贍性曠達喜談諧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民士云者蓋其未仕已仕前後所著文也嘗以唐牛僧孺善惡無餘論為害敎著書反之國史稱焉今集載其論兩篇

孫漢公集三十卷

鼂氏曰宋朝孫何字漢公蔡州人淳化三年應進

士殿省俱中第一四遷起居舍人知制誥性卞急嘗任京西東兩浙轉運使副頗事苛察幼篤學嗜古為文宗經與丁謂同為王元之所稱時謂之孫丁集有丁謂序

丁晉公集四卷

鼂氏曰宋朝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淳化三年進士官累遷知制誥出知鄆亳昇三州天禧四年拜平章事俄以戶部罷未幾復相封晉國公

乾興中坐擅改永定陵貶崖州司戶更赦徙道州明道末以祕書監召還卒於光州幼聰敏書經目輒記不忘善為古文章尤工詩什憸巧險詖世鮮其儔大中祥符初上欲封禪未堅決謂因言大計有餘議遂定當時所奏祥瑞事皆謂及王欽若預焉多喜圖畫博奕音律吳人自陸宣公後至謂始相本朝熙寧以前議者莫不指謂為姦邪之首自王安石用事頗稱其賢智云集皆詩也

鮮于伯圭集一卷

鼂氏曰宋朝鮮于侁字伯圭閬中人文章為一時之冠累舉不第嘗作擾愁詞時人稱之李宗諤贈詩云漢殿無人薦楊子滿朝空誦擾愁詞後與宗諤同年第四人登科趙普判秦州辟為觀察推官卒

晏元獻臨川集三十卷　紫微集一卷

鼂氏曰宋朝晏殊字同叔臨川人景德二年張知

白蕆得召賜同進士出身再試文擢祕書正字為
昇王府記室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寶元三年拜
平章事四年坐事罷知潁州歷陳許雍終以疾歸
侍經席卒性剛峻幼孤篤學為文温純應用尤長
於詩抒情寓物辭多曠達當世賢士如范文正歐
文忠皆出其門女適富鄭公楊察世稱其知人集
有兩本一本自作序
陳氏曰其五世孫大正為年譜一卷言先元獻嘗

自差次起儒館至學士為臨川集三十卷起樞庭至宰席為二府集二十五卷今按本傳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興書目亦九十四卷今所刊止此爾

臨川集有自序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　別集四卷

鼂氏曰宋朝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仕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謚文正為學明經術跂慕古人事業慨然有康濟之志作文章

尤以傳道為任事母至孝姑蘇之范皆疎屬置義莊以賙給之天下想聞其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登門為恥獨梅堯臣嘗著碧雲騢以譏詆之云

陳氏曰祥符八年進士曰朱説者即公也幼孤其母適朱氏其為兖州推官始復姓更名又尺牘五卷其家所傳在正集之外

東坡曰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

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授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帥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

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李復古集一百卷

鼂氏曰宋朝李迪復古濮州人少從柳開學為古

文閑嘗謂其門人張景高弁曰此公輔器也景祐初應進士擢居第一累遷翰林學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致仕謚文定

孫文懿集三十卷

鼂氏曰宋朝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貯以樓蜀人號書樓孫家天聖中進士甲科累遷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後叅知政事謚文懿

姚鉉文集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姚鉉字寶臣廬州合淝人中進士甲科文辭敏麗淳化中直史館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褒奬之累遷兩浙轉運使鉉雋爽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恊中以危法除其名卒年五十三

夏文莊集一百卷

晁氏曰宋朝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以父死事補官舉賢良除光禄丞累擢知制誥仁宗屢欲相

之為言者所攻而寢初封英國公後改封鄭謚文
莊貴顯凡四十年天資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
歷之書無所不通善為文章尤長偶儷之語朝廷
大典策屢以屬之為詩巧麗皆山勢蜂腰斷溪流
燕尾分之類其集夏伯孫編次有宋次道序
陳氏曰竦父死王事身中賢科又為文辭復多材
術而不自愛至甘心姦邪聲伎之盛冠於承平夫
婦反目陰慝彰播皆可為世戒也

呂文靖試卷一卷

陳氏曰丞相許國文靖公壽春呂夷簡坦夫撰咸平二年壽州應舉此其程文也真本藏太史氏前有家狀大畧與今同其所習曰春秋何論大義何論者當是何晏論語也其所問各十條皆非深義逐條所答纔數句或止一言或直稱未審考官二人花書其上并批通不又禮行於郊賦建侯置守孰優論其所習又稱雜文時務策則不復存此可

以見國初場屋事體文法簡寛士習純茂得人之盛後世反不能及文盛則實衰世變蓋可覩矣

宋元憲集四十四卷一作提中集二十卷

鼂氏曰宋朝宋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天聖中擢進士第一入翰林為學士皇祐元年拜相嘉祐中復為樞密使封莒國公以司空致仕初名郊字伯庠御史言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乃改今名遺命子孫不得以其文集流傳

宋景文集一百五十卷

鼂氏曰宋朝宋祁字子京與其兄郊同舉進士奏名第一章獻以為弟不可先兄乃擢郊第一而以為第十當是時兄弟俱以詞賦妙天下號大小宋累遷知制誥除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擅名一時終不至大用衆頗惜之張方平為之請謚景文通小學故其文多奇字蘇子瞻常謂其淵源皆有考奇嶮或難句世以為知言集有出麾小集西州猥

稿之類合併而為一

陳氏曰景文清約莊重不逮其兄以此不至公輔所撰唐書列傳不稱良史景文筆記余於為文似遽晚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景文未第時為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余最好大誥故景文為文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

苦蓋亦有自歟

龎相國清風集十卷

丞相龎籍撰司馬温公序畧曰公之勲業治行范景仁所為清風集叙言之詳矣公性喜詩雖相府機務之繁邉庭軍旅之急未嘗一日置不為凡所以怡神養志及逢時值事一寓之於詩其高深閎遠之趣固非庸淺所可及至於用事精當偶對的切雖古人能者殆無以過及疾亟光時為諫官有

謁禁走手啟參候公猶録詩十餘篇相示手注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字已慘淡難識後數日而甍鄉者嗣子某字懋賢已集其文為五十卷既而以文字之多懼世人傳者不能廣也又選詩之尤善者凡千篇為十卷命曰清風集畧刻版摹之命光繼敘其事

田公金巖集兩卷

鼂氏曰皇朝田況字元均嘗登學究進士賢良科

終尚書左丞嘗知成都聽斷之明以比張乖崖

何聖從盧江文集二十卷　刀筆五卷　奏議二十卷

鼂氏曰宋朝何郯字聖從成都人仁廟朝為御史諫官擢天章閣待制熙寧中以尚書右丞致仕歷漢梓永興河南四帥守天資好學殆廢寢食為詩章簡重淳淡有孟東野之風其仕臺諫時知無不言頗有直聲鮮于子駿志其墓集有李邦直序

楊樂道集二十卷

龍圖閣學士知諫院楊畋樂道撰王介甫序略曰
公所為文莊厲謹潔類其為人而尤好為詩其詞
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咏其詩視其平
生之大節如此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安陽集五十卷

陳氏曰丞相魏國公忠獻公安陽韓琦稚圭撰

富文忠劄子集六卷　奏議十二卷　安邊策

鼂氏曰宋朝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天聖八年中制

科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豐中卒年八十謚文忠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鼂以道為之序其略曰人孰不仰公使虜之功上乃拜公樞密副使而公力辭至和之末請立皇嗣之功人或未聞公於褒進司徒則一命而不避公聞人語及北事便變色若不欲聞者至青州救災之功平居喜為人道之石介甞以夔契方公矣而嚴事王沂公薦士後至將相者多矣而最喜劉槩數

事皆世所罕知者又曰公於仁宗時言猶雨露也英宗時言猶海潮也神宗時言猶鳳鳴也

文潞公集四十卷　補遺一卷

陳氏曰丞相介休文彥博寛夫撰

石林葉氏序畧曰公平生所爲文章上自朝廷典冊至於章奏議論下及詞賦歌詩閒適之辭世猶未盡見兵興以來故家大族多奔走遷移於是公之集藏於家者散亡無餘其少子維申稍討求追

輯猶得二百八十六篇以類編次為畧集二十卷而屬某為序噫公之所謂文者遠矣重德偉度足以鎮服四夷精識遠慮足以錯綜萬務博聞强識足以貫通九流讜論嘉言足以弼成百度世之區區事其語言以一藝自名者未足以論公也公未嘗有意於為文而因事輒見操筆立成簡質重厚經緯錯出譬之蕢鼓鏞鐘音節疎緩雜然並奏於堂上不害其與嘒嘒簫韶舞百獸而諧八音也昔

韓愈論于頔之文曰變化若雷霆浩瀚若江河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頔何足以當之其公之謂歟

武溪集二十卷

陳氏曰集賢院學士襄公曲江余靖安道撰

徂徠集二十卷

鼂氏曰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天聖八年登進士第遷直集賢院篤學有大志嘗謂時無不可為

不在其位則行其言雖獲禍至死不悔其為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無所忌諱作慶歷聖德詩分别邪正專斥夏竦其後守道死竦因誣以北走契丹請剖棺驗視云

陳氏曰集中南京夏尚書啟及夫子廟上梁文皆為夏竦作介所謂大姦之去如距斯脱者豈當時竦之姦邪猶未著邪陸子遹刻於新定述其父放翁之言曰老蘇之文不能及然世自有公論歐公

所以重介者非緣其文也

竹溪林氏曰石徂徠之文多方少圓却略有典則

滄浪集十五卷

鼂氏曰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杜祁公衍之婿也景祐中進士累遷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用故紙錢會客除名慷慨有大志好古工文章及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發其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又喜草書酣醉落筆爭為人

所傳詆

陳氏曰子美既廢逐嘗答韓持國書具見其意趣本傳載之歐公序言同時得罪者未幾復顯用而子美獨先没可恨也

歐陽氏序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没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寳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没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

己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毁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何如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

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

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竒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

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

後村劉氏曰蘇子美歌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為人及蟠屈為吳體則極平夷妥帖絕句云別院深深夏簟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又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極似韋蘇州垂虹亭觀中秋月云佛氏解為銀

色界仙家多佳玉華宫極工而世惟詠其上一聯金餅彩虹之句何也山蟬帶響穿疎户野蔓蟠青入破窓亦佳句

梅聖俞宛陵集六十卷　外集十卷

鼂氏曰梅堯臣字聖俞宛陵人少以䕃補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幼習為詩出語已驚人既長學六經仁義之説其為文章簡古純粹然最樂為詩歐陽永叔與之友善其意如韓愈之待郊島云

陳氏曰凡五十九卷為詩他文賦纔一卷而已謝景初所集歐陽公為之序外集者吳郡宋績臣所序謂皆前集所不載今考之首卷諸賦已載前集矣不可曉也聖俞為詩古淡深遠有盛名於一時近世少有喜者或加訾毀惟陸務觀重之此可為知者道也自世競宗江西已看不入眼况晚唐卑格方錮之時乎杜少陵猶敢竊議妄論其於宛陵何有

歐陽氏序略曰聖俞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柰何使其老不得志

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羇愁感歎之言世徒善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

為一十五卷

又詩話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横絶為竒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沛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

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嘬又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我獨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漁隱叢話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鳧眠岸有閒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雞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

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張浮休評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菌茹土形木

質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

許彦周詩話聖俞詩句之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

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為歐公所稱其他古體如朱

弦疎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

後村劉氏曰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

惟宛陵為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哇淫稍

息風雅之氣脉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世之學梅詩者率以為淡集中如葑上春田潤蘆中走吏參海貨通闤市漁歌入縣樓白水照茆屋清風生稻花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每令夫結友不為子求郎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山風來虎嘯江雨過龍腥之類殊不草草葢逐字逐句銖銖而較者決不足為大家數而前輩號大家數者亦未嘗不留意於句律也

尹師魯集二十卷

鼂氏曰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中進士以薦為館閣校勘累遷右司諫知渭州兼鎮涇源路經略公事爭城永洛事為董士廉所訟遣御史就鞫不能得其罪猶貶筠州監酒師魯内剛而外和與人言必極辯其是非如前世治亂沿革之變靡不該博人有疑不能通為指畫講說皆釋然自得尤長於春秋文章自唐末卑弱柳開始為古文天聖初

與穆修大振起之

陳氏曰其父仲宣明經入仕父子皆歐陽公誌其墓洙與穆伯長同為古文范文正公為作集序歐陽公亦稱其文簡而有法以剛直數忤時卒以貶死死時精明不亂有過人者

石林葉氏曰尹師魯不長於詩亦自以為無益而廢事故方洛中歐陽文忠公與梅聖俞鋭意作詩時獨不作余平生僅見其三五篇而已吳下施昌

言家子弟有其和昌言一絶云千里觀風使節來百城舒慘係行臺威嚴少霽猶知幸誰信芳尊盡日開氣格終自不凡

竹溪林氏曰本朝古文自尹穆始倡為之然二公去華就實可謂近古而未盡變化之妙所以歐公謂老泉曰於文得尹師魯孫明復而意猶不足此語見子由作公墓碑

書判一卷

陳氏曰尹洙撰天聖二年進士後以安德軍節推試書判拔萃科中之前十道是程文餘當為擬卷本朝惟余安道亦中是科集中有判詞二卷文鑑亦載一二又有王回判二道而回不以此科進餘未有聞

尹子漸集六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知懷州河南尹源子漸撰師魯之兄惇彥明其孫也

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二卷　附録四卷　年譜一卷

鼂氏曰歐陽修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累遷知制誥夏竦以永叔黨於杜韓范富因以外甥張氏事汚之下開封府治之無狀坐用張氏匳中物市田出知滁州召入修唐書為翰林學士未幾參知政事蔣之奇言其帷箔事連其子婦吳氏詔詰之奇辭窮坐貶年六十乞致仕卒謚文忠博極羣書好學不倦尤以奬進天下士為己任延譽慰藉極其

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指不求異於諸儒與尹洙皆為古學遂為天下宗匠蘇明允以其文詞令雍容似李翺切近適當似陸贄而其才亦似過此兩人至其作唐書五代史不愧班固劉向也獨議濮邸事議者不以為是

陳氏曰本朝初為古文者柳開穆修其後有二尹二蘇兄弟歐公本以詞賦擅名場屋既得韓文刻意為之雖皆在諸公後而獨出其上遂為一代文

宗其集遍行海内而無善本周益公解相印歸用諸本編校定為此本且為之年譜曰居士集外集而下至於書簡集凡十名刋之家塾其子綸又以所得歐陽氏傳家本乃公之子棐叔弼所編次者屬益公舊客曾三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矣居士集歐公手所定也

東坡蘇氏集序略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

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

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今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

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石林葉氏曰歐陽文忠公晚年取平生所為文自編次今所謂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決者一夕大寒燭下至夜分薛夫人從旁語曰寒甚當早睡胡不自愛自力此己所作

安用再三閲寧畏先生嗔邪公徐笑曰吾正畏先生嗔耳

又曰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顔自昔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是兩段大議論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

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此意所會處如是乃為至到

張浮休評歐陽永叔詩如春服乍成淥酒既釃登山臨水竟日忘歸

朱子語錄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詞少間却是邊頭帶得説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歐公文意及二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説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尋常底字歐陽公文字敷

腴溫潤

竹溪林氏曰歐曾老蘇東坡所以絶出於唐以後者以其辭必己出不蹈襲前人而又自然也蹈襲者非剽竊言語但體製相似筆力相類皆是也

仲樸翁文集十二卷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訥樸翁撰歐陽公序畧曰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

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茍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茍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没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於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茍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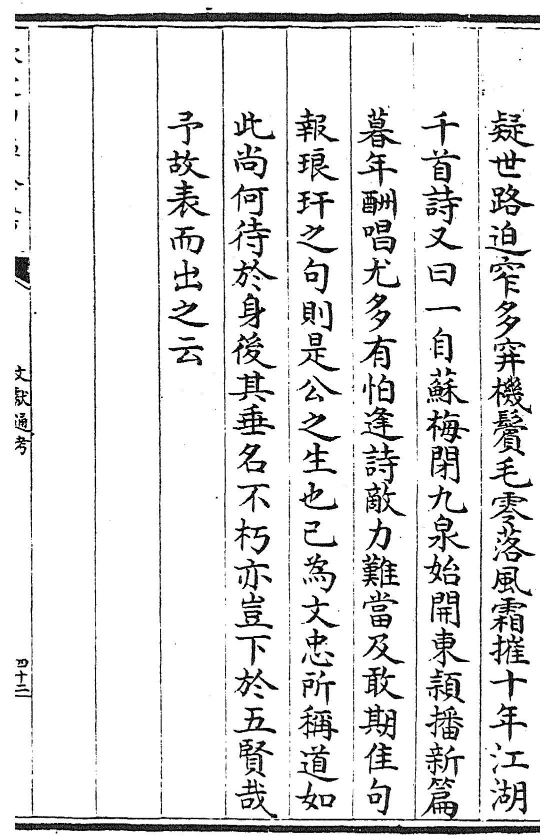
江鄰幾文集二十卷

刑部郎中修起居注江休復隣幾撰歐陽公序略曰隣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詞雅正深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其文已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而為重輕也

陸子履寓山集十二卷

集賢修撰洛陽陸經子履撰周平園序略曰公與歐陽文忠公周旋館閣詩文往復相與至厚惜仕

不偶陷於朋黨屢起屢仆晚遇裕陵方嚮於用則
已老矣予嘗謂尹師魯蘇子美江隣幾梅聖俞丁
元珍皆著美名負屈稱與子履大略相似彼五賢
者得文忠銘其藏序其文姓名鏗轟炳耀至今溢
人耳目獨公以死後不得與於斯文或者遂謂公
生既不遇其殁又重不幸也予曰不然公當古文
復興時文忠實與為友其出倅宿州送以詩曰子
履自少聲名馳落筆文章天下知開懷吐胸不自



疑世路迫窄多弃機鬢毛零落風霜摧十年江湖千首詩又曰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穎播新篇暮年酬唱尤多有怕逢詩敵力難當及敢期佳句報琅玕之句則是公之生也已為文忠所稱道如此尚何待於身後其垂名不朽亦豈下於五賢哉予故表而出之云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百五十六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六十二

集 別集

薛簡肅公文集四十卷

參知政事薛奎宿藝撰歐陽公序畧曰公絳州正平人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

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平生所為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公之事業顯矣其為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如其為人云

劉公是集七十五卷

鼂氏曰劉敞字原父袁州人慶歷中舉進士廷試第一累遷知制誥出知永興為人明白俊偉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所不通為文章尤敏贍好摹倣古語句度在西掖時嘗食頃草九制各得其體

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公曰
其文章未佳特博學可稱耳
公是劉氏文集後序曰古今之文人多矣其能道
胸中之藴積暢物理之有無合衆美以為己用超
倫類而獨得使其語言如其心其馳騁極所欲瓌
偉奇正放肆自若非夫豪傑之士不能至是故自
申韓管商慎墨屈原之倫其道未必皆是而其書
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若夫原性命之統貫誠明

之本考百子之雜博判其真偽雖至於六經可折
衷也極帝王之治奉事有功雖在於今日可按行
也是好古博雅之士所以貴乎學聖人而得其道
眞者嗚呼先生之文優出於前人者在是矣傳曰
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
以極萬物之理則文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煦育
賦予雕刻衆形萌芽夭條無有不備是之謂神故
古今之士智有所不周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蹇

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於此不善於彼由其氣

竊而化狹也嗚呼先生可謂備矣

石林葉氏曰慶歷後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

世莫敢抗衡者劉原父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

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

春秋於原父書梁入閣事之類原父即為剖析辭

辯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原父每深言經旨

文忠有不同原父間以謔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

平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為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毋得遽出其文集後百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謚曰公是先生貢父平生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荆公素厚坐是相失及死弟子私謚公非先生

朱子曰劉才思極多每作文多法古絶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　劉侍讀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比之蘇公誠有高古

之趣但亦覺詞多理寡苦無甚發明
竹溪林氏曰劉原父於諸經錯綜貫穿自得於心
不肯下荆公荆公實畏之尚書義更定武成先後
脫簡皆從原父
劉公非集六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劉攽貢父撰號公非先生敞兄
弟俊敏博洽同登慶歷六年進士第敞本首冠以
内兄王堯臣為編排官引嫌遂得第二仕早貴而

不永年才五十敓歷州縣二十年晩乃遊館學元祐中始掌外制敞子奉世仲馮亦有名官至執政世稱三劉

朱子語録曰劉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學公羊儀禮

孫明復睢陽子集十卷

鼂氏曰孫復字明復晉州人居泰山深於春秋自石介以次皆師事之年四十未娶李丞相廸以其弟子妻之慶歴中范文正公富鄭公言之於朝除

國子監直講嘗對邇英閣說詩上欲以為侍講楊
安國沮之而寢
李泰伯退居類稿十二卷　續稿八卷　常語三卷
周禮致太平論十卷　後集六卷
陳氏曰太學說書南城李覯泰伯撰其自序曰天
將壽我歟所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
古人矣類稿慶歷所録續稿皇祐所録後集則門
人傅野編泰伯不喜孟子常語專辯之

朱子語録曰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令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帖不為所喜

少微集三十卷

陳氏曰職方員外郎會稽齊唐祖之撰齊澣之後天聖八年進士兩應制科皆為首選以切直報罷居鑑湖東北去城五里名其山曰少微其集顧臨為之序

樂全先生集四十卷

陳氏曰參政文定公南都張方平安道撰初舉茂材異等再舉賢良方正皆中其科識畧過人知蘇洵父子於布衣惡王安石於考試進士之日皆人

所不能及壽八十五薨於元祐中於當時最為耆
德然頗不為司馬公所喜
東坡蘇氏文集序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
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
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
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
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
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說者

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
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
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
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
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
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
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
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

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斬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歷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於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

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昔曾魯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章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歷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

胡文恭公集七十卷

陳氏曰樞密副使文恭公晉陵胡宿武平撰晉陵之胡自文恭始大其猶子宗愈仍執政子孫為侍

從九卿者以十數紹興世將承公亦其後至今為

名族

蔡君謨集十七卷

鼂氏曰蔡襄君謨興化人天聖中舉進士在慶歷

四諫官選中累遷至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知福

泉杭三州文章清遒粹美工書為宋朝第一

陳氏曰集三十六卷近世始刻於泉州王十朋龜

齡為序余嘗宦莆至其居去城三里茘子號玉堂

紅者正在其處矮屋欲壓頭猶是當時舊物歐公所撰墓誌石立堂下眞蹟及諸公書帖多有存者京下同郡晩出欲自附於名閥自稱為族弟本傳云爾裏孫佃唱名第一京時當國以族孫引嫌降第二佃終身恨之

鄭毅夫鄖溪集五十卷

鼂氏曰鄭獬字毅夫安州人少俊異為詩賦有聲廷試第一累遷知制誥入翰林學士王安石不悅

之乘宰相在告除獬知杭州為文有豪氣峭整無長語與滕達道少相善並嗜酒落魄無檢操人目之為滕屠鄭沽云

陳氏曰皇祐五年進士首選坐知開封府不肯用按問新法為王安石所惡而出廷試圜丘象天賦時獬與滕甫俱有場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圜丘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獬賦但倒一字曰禮大必簡丘圜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

曾子固南豐類稿五十卷

鼂氏曰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元豐中為中書舍人卒子固師事歐陽永叔早以文章名天下壯年其文慓鷙奔放雄渾瓌偉其自負要自劉向蕤視韓愈以下也晚年始在掖垣屬新官制方除目塡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及屬草授吏所以本法意原職守為之訓勅者人人不同贍裕雅重自成一家歐公門下士多為世顯人議者獨以子固為得

其傳猶學浮屠者所謂嫡嗣云

陳氏曰王震為之序年譜朱熹所輯也按韓持國為神道碑稱類稿五十卷續四十卷外集十卷本傳同之及朱公為譜時類稿之外但有別集六卷以為散逸者五十卷而別集所傳其什一也開禧乙丑建昌守趙汝礪丞陳東得於其族孫㴸者校而刊之因碑傳之舊定著為四十卷然所謂外集者未知何當則四十卷亦未必合其舊也

朱子語錄曰南豐文字確實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寛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又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艷處多

曾子開曲阜集四十卷　奏議十二卷　西掖集十二卷　内制五十卷　外制三十卷

鼂氏曰曾肇字子開子固之弟也登進士第元祐

中為中書舍人元符末再入西掖遂為翰林學士前後歷陳頴宋泰海和金陵真定九郡帥守坐兄子宣貶亦以散官汀州安置崇寧末移台州居京口而終封曲阜侯

陳氏曰肇元祐中為西掖元符中再入故别名庚辰外制集肇制誥温潤典雅其草見初拜相制汪玉山稱之以為得命次相之體

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

鼂氏曰蘇洵字明允眉山人至和中歐陽永叔得明允書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為賈誼劉向不過也以書獻除校書郎與姚子張同編太常因革禮百卷書方成而卒治平史臣謂永叔所獻明允之文甚美大抵兵謀權利機變之言也

陳氏曰洵初入京師益帥張文定薦之歐陽公世皆知之而有雷簡夫者為雄州以書薦之張歐及韓魏公尤力張之知洵由簡夫世罕知之雷之書

文亦慨慷偉麗可喜

南豐曾氏哀詞曰明允始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皆不中歸焚所為文閉戶讀書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或百字多至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朱子語錄曰老蘇文雄渾其父子為文自史中戰

國策得之皆自小處起議論

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

老蘇門只就孟子學作文不理會他道理然其文

亦實是好

蘇東坡前集四十卷　後集二十卷　奏議十五卷

内制十卷　外制三卷　和陶集四卷　應詔集十卷

鼂氏曰蘇軾子瞻洵之長子也軾生十年其母授

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學通經史屬

文日數千言嘉祐中歐陽永叔考試禮部進士梅聖俞與其事得其論刑賞以示永叔至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乃寘之第二等後以書謝永叔見之語客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又以直言薦之答策入上等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不可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臺初子瞻當王安石紛更法度之際見其事不便

於民則賦詩以諷焉言者從而擠陷欲寘之死神宗薄其過責置黄州温公相哲宗累擢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承旨紹聖中坐草責吕惠卿制直書其罪誣以訕謗安置惠州徙昌化元符初北還卒於常州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責黄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平生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校論譔率皆過人晚喜陶淵明詩和之幾徧為人英辯竒偉於書無所不通所

作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賓客亦皆一世豪傑其盛本朝所未有也立朝知無不為世稱其忠義嘗自比范滂孔融議者不以為過在黃州日自號東坡居士世因不呼其名止目之為東坡云

陳氏曰杭蜀本同但杭本無應詔集

朱子語録東坡文字明快但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大

抵己前文字却平正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有不帖實處東坡文只是大勢好不可逐一字去檢點東坡善議論有氣節其文字晚年不衰蓋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閙熱也

蘇子由欒城集前集五十卷　後集二十四卷　第三集十卷　應詔集十二卷

鼂氏曰蘇轍子由洵之次子也年十九中進士第

二十舉直言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或欲黜之仁
宗不許擢商州推官以兄得罪從坐謫筠州監酒
宣仁臨朝相温公擢中書舍人代子瞻為翰林學
士未幾拜尚書左丞紹聖初責置雷州後北還凡
居雷循七年居許十六年杜門理舊學於是詩春
秋傳老子解古史書皆成自謂得聖賢遺意
陳氏曰欒城真定府縣也蘇氏望趙郡欒城元魏
時屬趙郡故云晚居潁濱自號潁濱遺老故集或

名

東坡蘇氏曰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黄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朱子語録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

平園周氏曰吾友陸務觀當今詩人之冠晃數勸
予哦蘇黃門詩退取欒城集觀之殊未識其旨趣
甲申閏月郊居無事天寒踞爐如餓鴟劉子澄忽
自城中寄此卷相示快讀數過温雅高妙如佳人
獨立姿態易見然後知務觀於此道眞先覺也

三蘇年表三卷

陳氏曰右奉議郎孫汝聽撰汝聽當是蜀人敘述
甚詳

東坡別集四十六卷

陳氏曰坡之曾孫給事嶠季真刊家集于建安大畧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誌林雜說之類亦雜以潁濵及小坡之文且間有訛偽勦入者有張某為吉州取建安本所遺盡刊之而不加考訂中載應詔策論蓋建安本無應詔集也

王介甫臨川集一百三十卷

鼂氏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慶歴三年進士累除制誥神宗在藩邸見其文異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三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罷明年再入相九年罷卒年六十六謚文公其壻蔡卞謂自先王澤竭士習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者著雜說 萬言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晚以所覺考字畫奇耦横直深造天地

陰陽造化之理著字說包括萬象與易相表裏崇寧初卞之兄京秉政詔配文宣王廟近時議者謂自紹聖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殘酷貽禍社稷實出於安石云

陳氏曰方嘉祐以前名重一世迹其文學論議操守使不至大位則光明俊偉不可瑕疵者老蘇曰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其禍之至此哉何其知之明也

東坡蘇氏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黄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

王魏公集二十卷

陳氏曰尚書左丞王安禮和甫撰近時厚之順伯

其曾孫也

王校理集六十卷

陳氏曰祕閣校理王安國平父撰安國雖親安石弟意向頗不合尤惡呂惠卿卒為所陷坐鄭俠事奪官歸田里亦會惠卿方叛安石故也尋復之命下而卒

南豐曾氏序畧曰平甫自少已桀然以材高見於世為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誦之其學問

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强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為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為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其文之可貴人莫得而揜也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

廣陵集二十卷

陳氏曰揚州布衣王令逢原撰令少年有盛名王介甫尤重之年二十八而卒其妻吳氏安石夫人之女弟也守志不嫁一女遺孕嫁吳師禮其子曰説所謂吳傅朋也令之墓安石銘之後有劉發者為之傳吳氏之墓其姪王雲銘之奉使死磁州者也

石林葉氏曰王逢原作騷文極工蓋非徒有意言

語嘗渡揚州江中流慨然有感乃作江上詞既以為未極其意又作山中詞寄示王荆公荆公讀中篇不覺失聲嘆曰秦漢後乃有斯人邪自以為不及於是與之交益密逢原早死文字多散落二詞世少有見者

後村劉氏曰昔讀廣陵集草草用朱筆點出妙處晚年遂再選一番本朝諸人惟逢原别是一種風調如靈芝慶雲出為祥瑞𡸁山崛强於歐蘇無所

推讓非茍嘆服後生者

王深父文集二十卷

王回深父福州侯官人舉進士中第為亳州衛真縣主簿卒於治平二年年四十三

南豐曾氏文集序曰當先王之跡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

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辯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要言非世之别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而已哉嗚呼深父其志方强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可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

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父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

西麓周氏曰王深父學於歐陽公與王介甫曾子固劉原甫游其文出歐陽體而尤純淡序事曲折不窮特壯偉不及也至於摘經傳語以為賦詞短而意深有味其言哉文章自漢魏以來體益下至唐中世韓柳作與之習俗相沿未遽盡革加以五代亂離死生於矛戟中而文章喪矣國初漸欲修

復古文天聖明道以後歐陽公與穆伯長尹師魯石守道數君子以大手筆倡之流傳於後遂以歐陽公為宗文章高下固自有時哉以吾觀之數君子之功誠不可泯没然其離合盛衰關於世道似亦非偶然者古詩逮齊梁浮靡不振唐自陳子昂氏以前猶未數也開元天寶之盛李杜之光燄始長矣同時王摩詰孟浩然韋蘇州片言隻字皆不入俗惜無李杜詩不得不變也王深父曾子固不

遇歐陽公亦豈作落霞孤鶩等語哉

水心葉氏曰聞之呂氏讀王深父文序使人長一格事君責難受人抱關諸賦可以熟玩自王安石王回始有幽遠遺俗之思異於他人而回不志於利能充其言非安石所能及少假不死及安石之用未知與曾鞏常秩何如士之出處固難言也

王子直文集

王向子直深父之弟南豐文集序曰子直自少已

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

出之才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

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作者之林未知

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者亦少矣然子直

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

人之指要大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

而托之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文未知其孰

先孰後也然不幸早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

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深甫所以深恨也

西麓周氏曰子直之於深甫猶潁濱之於東坡也芝蘭之叢無不香者然子直時有英氣而能力自蟠屈以就法度可謂有意於文章也

王容季文集

王冏容季子直之弟南豐文集序曰敘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晷星候氣揆民緩

急兼蠻夷鳥獸其材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歷象至舜又察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矣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在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為經而歷千餘年蓋能得之者少

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揚子而已揚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若揚子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敘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冏容季皆善屬文長於敘事深父尤深而子直容季蓋能稱其兄者也

皆可謂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

又為墓銘曰容季孝弟純篤尤克意學問自少已能為文章尤長於敘事其所為文出輒驚人為人自重不馳騁衒鬻亦不孑孑為名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內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礲灌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

深甫以道義文章退而家居學者所宗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為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藉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為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

按侯官三王之文蓋宗師歐公者也其大家正氣

當與曾蘇相上下故南豐推服其文而深悲其早世然鼂陳二家書録並不收入四朝國史藝文志僅有王深父集纔十卷則止有曾序所言之半而子直容季之文無傳焉亦不能知其卷帙之多少可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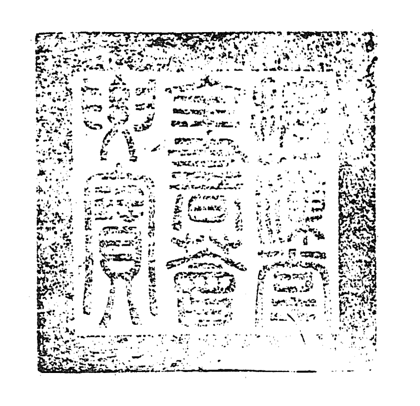
華陽集一百卷

鼂氏曰皇朝王珪禹玉其先成都人故號華陽後居開封少好學日誦數千言及長博通羣書慶歷

二年廷試第二嘉祐初入翰林至熙寧三年始參大政凡為學士者十五年後拜相薨年六十七謚文恭

陳氏曰珪典內外制十八年集中多大典冊詔令其詩號至寶丹以其好為富貴語也在相位無所建明人目為三旨相公元豐末命珪本無異論亦緣其備首相不能早發大議依違遷延以召讒賊云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劉鳳樞